

搖晃的公車上，少年帶著耳機，沈默地聽著音量足以悄悄從耳機當中流出的搖滾樂。他低著頭，雙眼盯著那小小的四方型螢幕，上面的毫不意外是最近幾天來鬧得沸沸揚揚的新聞。在這個被音樂所祝福的城市裡，某處被黑色的音符所污染。

關於黑色音符，少年並不是一無所知，不過知道的也不多。以他的了解，那個黑色音符只會在不正常的時候出現，就顏色來猜測的話，應該是跟那個他所追求的白色音符是相反的存在。以少年的角度來說他當然是不希望自己也成為產生出黑色音符的奏者，但無奈的是他沒有辦法控制這一點。最近的練習和演奏，雖然狀況一如往常，好像沒什麼差別，但他的銀色音符卻比以往的音符都還暗上了一些。

這樣的轉變讓我不禁開始擔心，那些在新聞上出現的狀況會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他暗自在心中這樣想，然後在公車停下後急忙把手機收進口袋裡，背好他的吉他跳下公車。在這接下來的路他很熟悉，第一次的時候是那個男人帶著他走，在那之後多數都是他自己走在這條路上。

面對不知道打開了幾次的門扉，最近他開始有點害怕踏進這扇門之後的事情，更準確的來說害怕面對會在這扇門後看見的人。不過這樣逃避下去也不是辦法，少年深深地吸了口氣後打開了門，跟往常一樣笑著和其他人打招呼，然後往舞台的方向走。

*

聽見那人的腳步聲，宵下意識地關閉手機裡的相關報導。自從那場校園演出後，佐藤的吉他聲沒有再失常過，穩定的表現對駐演工作而言固然是好事，然而那兩道在空中象徵精靈祝福的挪塔，狀況卻算不上好，宵知道金色音符黯淡的必然，卻沒料到銀色樂譜亦漸漸失去光輝，然而他無論是檢討或安慰都無從向對方開口，在他找到原因以前，只能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

姑且不論兩人能否奏出純白色的狄耶塔，那種千載難逢的奇蹟就算沒有發生，也不會是什麼最壞的發展，直到音咲市內傳出黑色音符的目擊證詞，令人不禁聯想到兩人日漸失色的音符，擔心著會不會也有變成那副模樣的一天。

宵收拾著不安的表情，揉了揉眉心：「今天就早點結束演出吧？我有個地方想去。」這和誰的委託不同，只是單純地滿足自己對新聞事件的好奇心，他甚至不確定目睹產生黑狄耶塔的現場，能否就消除自己的隱憂，在眾多不定因素之下帶著少年直搗事件核心，或許只會徒增不安而已。

*

「我、我也有想去的地方……」少年這句話越說越小聲，說到後面聲音小到感覺就快要被呼吸聲蓋過去了，說的時候也理所當然的完全不敢看向眼前的人。他垂在身旁的手握成了拳，指甲深深地陷入了掌心。

他並沒有立刻說要去哪裡，說實話在提出這個要求時他就有點後悔了。畢竟他還沒有忘記他們之前一起出去幫市長找音樂盒時發生過什麼事，而這一次任性的請求同行，再加上目的地比之前的不安定要素都還來得多，佐藤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到底妥不妥當。

正如同平時正常的挪塔容易影響他人的感情，黑狄耶塔應該也有相同的作用，然而對於黑色的音符他知道的事情甚少，曾經出現過黑色音符的空間會不會有負面情緒殘留進而影響到待

在那裡的人，只是聽錄音檔的話會不會也被黑色音符感染。就算是這樣，他也想去看看。就算只是自我安慰也好，他想知道到底為什麼會產生出黑狄耶塔，然後告訴自己他不會走到那種地步。

佐藤鬆開了握緊的拳頭，做了一次深呼吸之後才用如同拼上生命一般的認真口氣說：「我想去看看有黑狄耶塔產生的現場……宵可以跟我一起去嗎？」

*

只見那人又皺起眉頭，雖然不比窮凶惡極的重大刑案，黑狄耶塔的產生除了在音咲市內掀起不安的暗潮，被指稱將其演奏而出的音樂家組合也下落不明，使得事件的樣貌漸漸變成可怕的傳聞，乍聽之下如此不顧情勢、不看狀況，這般神經大條的問句，宵絕對有充分的理由能讓搭擋遠離麻煩：「佐藤你……」反駁的話哽在喉間，他終究敵不過自己打算獨自前往的想法，還有少年那單純卻不似輕率的眼神，宵輕輕嘆了口氣：「……也罷，就一起去吧。」

他們的演出只持續到黃昏，趁著晚餐時段的人潮還未湧現，宵便提早將舞台的燈按熄，以免兩人出不了餐廳的大門。忙進廚房的杰納斯彷彿早有料想，讓艾莉卡把晚餐的可頌三明治和甜點布丁在臨走前交給他們，往三鳥川的電車上或許能填些肚子，即使食物的份量硬是多了兩份。

儘管事發的布里頓宅邸已經低調地解除封鎖，夕陽餘暉仍使西洋建築染上一股生人勿近的詭譎色彩，若不是前庭還有位打理環境的年輕女僕，屋內燈光晦暗的清冷模樣簡直與鬼屋無異。

*

看著眼前的建築，佐藤的表情變得有些微妙。看著那棟西式宅邸，他輕聲地吐出一句：「感覺上不像是日本會有的建築物。」接著他開始四處張望，同時用手扯了扯宵的衣角問：「好像鬼屋……不過我們可以隨便進去嗎？」

很顯然地，他在來之前並沒有思考到底能不能進入現場，如果不能正大光明的走進去的話該怎麼辦。一想到這一點，他又有些消沈了下來：「好不容易到了……」

*

宵瞥向衣料被輕扯的一端，對佐藤的後知後覺只是冷冷笑著：「哼、當然不能隨便打擾吧？」雖然他也有相同的想法，但聽著佐藤面對西洋建築的語氣，已經不是那名第一次走向異國餐廳，非得面對外國人而心生膽怯和逃避的少年了，便將視線轉回庭院中專注工作的女僕。

「既然如此，被趕回去也一樣呢。」電鈴按鈕在他的指尖下滋滋地響，女僕抬頭望向鐵欄大門後的兩人，便曳著裙襬匆匆走來。

面貌年輕的女僕恭敬地行禮，便緩緩開口：「兩位客人午安，那個、少爺們現在……還不在宅邸，要拜訪的話……今天不太方便。」語畢又將雙手覆在腹部再次行禮，似是準備送別，卻漸漸捏緊了手背。那一口道地的日文讓宵在心裡砸了個嘴，女僕的表現卻顯得不太自然，游移的眼神更像是顧忌著什麼，不斷瞄向夕陽下的宅邸。

*

拽著對方衣角的手並沒有放開，只不過被向前踏了一步的少年用身體擋住。佐藤眨了眨天藍色的雙眼後對著那名女僕露出了笑容，跟剛才那個因為擔心不能進到現場的膽怯少年判若兩人。

「吶，這裡只有大姐姐妳一個人嗎？」少年做出了像是左右張望的動作，感覺上就是在看有沒有其他的人在宅邸裡的樣子，接著他才繼續說：「我聽認識的人說現在打理宅邸的人很少，很辛苦的，所以就想跟朋友一起來看看狀況。」

說著說著，佐藤看了眼宵，然後視線中出現了那個餐廳的大叔貼心準備的食物，這才又看向了女僕：「我們還有帶了點食物，不介意的話大姐姐要不要吃一些？」

*

女僕驚訝地微微瞠目，針對少爺們失蹤的採訪和搜查總讓他疲於應對，這是他從事件發生以來第一次被關心，不僅是作為對外聯絡的僕人，還是至今還留在事發現場餘悸猶存的當事人。他猶豫了一下才點了點頭，湊近欄杆小聲地說：「謝謝兩位……其實、這麼說有損布里頓家的名譽，但最近發生這種事，我其實……覺得宅邸有點恐怖。」說著他語尾發顫得厲害，細緻的眉也跟著皺了起來，一臉要哭出來似地。

向來對人冷淡的宵本想著就此打道回府，看著少年敦親睦鄰的一幕，倒令人想起總是擅長笑臉迎人、和藹可親的主廚大叔，塞給兩人裝著食物的紙袋還明顯多了兩份餐點，便順著佐藤的話打開紙袋：「雖然只是三明治和焦糖布丁，緊張的時候就吃點東西放鬆一下吧。」

「布丁……不、咳咳、我是說，非常感謝你們的禮物，那就恭敬不如從命——」說溜嘴的彷彿只是穿著圍裙的女子，他徐徐解開鐵製的門鎖，沒有馬上接過餐點，卻是站在門的一側，再度向兩人行禮：「方便的話……能容我為兩位泡杯茶嗎？如果少爺們在家的話，一定也會這麼希望的。」

*

「沒事的，大姐姐不用怕啦。雖然這個房子好像有點可怕，但是不會出現那種東西啦。」少年鬆開了抓著男子衣角的手，自然而然地走進了門，看著就像是來到朋友家裡拜訪一般的自在。但是他在一過了門後卻又停下了腳步，轉身面對他的搭檔。

「喝個茶的話應該沒問題吧？」佐藤問著宵，然後後面又補上了一句，「說不定還能順便逛逛宅邸。」當然，對他們來說後面那句話提到的事情才是他們來到這裡的目的，只不過少年很巧妙地把那個目的包裝到了善意底下，不論那個善意到底是真是假。那雙藍色的眼盯著男子看，最後少年露出了微笑並說：「走吧？」

*

這樣領在前頭的身影他不知道看過幾次，即使前方總是充滿了未知，能夠令人放下憂慮前行的也總是佐藤的笑容，或許正是如此一步一步地跨過不可越的藩籬，回過神來才發現自己早已深陷險地，男子回望的眉眼間閃過一絲苦澀，隨即回以悶哼似的輕笑，並步向少年身側。

穿過似被斜陽燒紅的前庭，宅邸的門後如同隔絕屋外的一切，漆黑靜謐的大廳彷彿要將三人吞沒，女僕摸索著牆面的開關，鵝黃色的水晶吊燈即使照亮室內，大理石地板亦是了無生氣地輝映著冰冷的光，迴盪在空氣中的寒冷也使人感到毛骨悚然。

「……兩位不好意思，宅邸目前只有我一個人……所以燈和壁爐很少全部開著。」女僕怯怯地說著，沒有被光照亮的樓梯間依舊滲出黑暗，深怕會冒出什麼似地，只是盯著卻不敢靠近。

「哼、說不定就是這樣才覺得恐怖呢。」宵踏上台階：「恕我冒昧，小姐如果怕黑的話，不如讓我去開燈吧？」男子像是習慣黑暗的環境，毫無阻礙地一路走上樓梯。

女僕見狀便提起裙擺，慌張地跑上漆黑的二樓：「先生！請、請稍等一下！這種事還是、還是由我來吧！……兩位就麻煩、請跟在我身後。」雖然看不見她委屈得快哭出來，發抖的話聲依舊藏不住內心的恐懼。

即使無人提起，年輕女僕像是為自己的膽怯辯駁，娓娓說出在宅邸工作的事：「二樓的書房和主臥室，由於布里頓夫婦長年在國外工作，幾乎無人使用所以很乾淨，我也只在白天的時候進去打掃灰塵。」她一面說著，終於在走廊牆面碰到電燈開關，小巧的壁燈一盞盞地照亮幾個房門，見到燈光表情似是放鬆了些，便繼續介紹著：「其他房間是儲物間、客人房……和少爺們的臥室。」說到這裡，女僕的目光又黯淡了下來。「……偶爾會聽到他們在爭吵或發出很大的聲響，但是他們還是會一起到一樓的琴房練習……我以為只是他們太活潑，沒想到……」

*

「唔，宵說話有點太狠了，大姐姐還特地幫我們帶路的說。」佐藤小小聲的對著那個讓女僕慌張起來的人說，不過他的語氣當中倒是聽不出責備的意思在內，只像是在提醒對方那個感覺上有些冒失的人現在是在幫他們的事情。他一路上都放慢了步伐走在女僕的後面，偶爾稍微停下腳步看看宅邸裡的狀況。

「大姐姐，可以讓我們看看少爺們的房間和琴房嗎？」他看著走廊上的那些房門，然後對女僕提出了要求：「據我所知，如果是要參加音咲祭的話，搭擋之間的感情要好才會比較有利。不過少爺們竟然會吵架，感覺上還吵很兇，總覺得有點怪怪的。」

*

男子不以為意的冷哼了聲。宵只是瞧見女僕的神情，那即使有人陪伴亦無法安心的樣子，恐怕會繼續逃避，便讓她為了阻止自己，不得不帶他們直往恐懼的來源，直到三人都踏上了二樓，宵沒有繼續刁難女僕，而是靜靜地聽著。

「啊、好的。之前也讓警方調查過了，兩位只是看看的話，我想是沒問題的。」女僕轉開門把，男孩們房間像是被鏡像複製，以窗戶為界，無論是單人床、書桌椅、檯燈甚至是地毯，所有傢俱都一模一樣地左右佈置著。「說起來我也覺得奇怪……尤其布里頓少爺們是雙胞胎，默契和感情應該很好——」

宵一面在房間來回觀察兩邊桌上的書目，一面聽著女僕和佐藤的對話：「——自從布里頓夫婦出差，少爺們就時常私下吵架。這位弟弟你剛才說的音咲祭，少爺們正是為了這個才沒日沒夜

的在琴房裡努力練習，雖然……前陣子就沒看到指導他們的音樂教師了……不知道是不是也發生過不愉快？」

左邊的檯燈有明顯被撞凹的痕跡，與房間右牆小塊的掉漆吻合，湛藍的眼神睜細了點，心想大概不只是普通的吵架。房間內的物品看似整齊地對稱，但不同於右邊是左邊的書桌上少了一本日記，宵直覺地拉開抽屜，對比整潔的房間，層層交疊的五線譜紙反而不太自然，整疊掀開後果然被找到有著陳舊封面的日記本，他悄悄地翻開——

第一頁工整的鋼筆筆跡，寫下蘭登·布里頓的名字；第二頁的文辭中洋溢著許久未見雙親的思念；第三頁假想著全家四人一同參加音樂祭，對美麗音符的期望；第六頁的純真開始變調，意有所指地抱怨大人們違反約定；第九頁換成圓珠筆，單純直白地批評弟弟的散漫；第十八頁的字跡幾乎要畫破紙張，在忿忿不平的情緒字眼中責怪著弟弟和家庭教師；第三十二頁的字跡繚亂，僅是發洩似地寫滿執筆者的憤怒，直到第六十四頁，蘭登只留下短短的一句話，宣告著自己必勝的決心，此後的頁數便是漫漫空白。

從文字中能夠窺見男孩對親情的渴望得不到回報，為了找出問題便變相地怪罪身邊的人，尤其是似乎放棄在舞台上表現的弟弟。這樣扭曲的情感的確不得見光，宵便將日記本埋回五線譜裡。「恐怕是真的不愉快，但是因為某種理由，他們什麼也沒說吧？」他喃喃的說著。

正如女僕所說，同為雙胞胎的兄弟應該能和睦相處，或許是懷抱這種想法，才會在事與願違的時候令人無法接受。

*

毫不意外的，佐藤並沒有注意到宵剛才翻閱的日記本，他只是看著房間有明顯的吵架痕跡陷入了沈思。對少年來說，跟手足吵架這種事情是他難以想像的，更讓他無法接受的是竟然會吵到摔東西的程度。還是說，是因為在把對方視為兄弟之前，將彼此視為搭檔才會發生這樣的爭吵？想到這裡，他看了眼自己的搭檔，這時候在他腦中回放的是他最近和搭檔的相處，和那日漸黯淡的音符。

「我去琴房看看。」少年丟下了那麼一句之後便飛快地跑出了雙胞胎的房間，完全沒有理會還待在裡面的兩個人。腳步聲在走廊上產生了回音，那種獨自一人的錯覺就如同他的影子般的緊跟在他後面，就算他知道有人在不遠處的房間裡待著。他憑著記憶中女僕說的路來到了琴房前面，什麼也沒想的就直接打開了門。

映入眼簾的是一間再正常不過的琴房，看起來並沒有任何的異狀。在房間正中央的鋼琴也好好地立在那邊，一旁書櫃的書櫃也被塞滿了各種琴譜。怎麼看都不會把這個琴房跟黑狄耶塔扯在一起，除非在警方調查完之後女僕很盡責地把這房間給收拾乾淨了。

什麼都沒剩下嗎。少年想著，然後眼角捕捉到了書櫃和牆壁之間的空隙。他走到了空隙前伸長手，想盡辦法讓自己的手可以搆到最深處的地方，接著從指尖傳來了觸碰到某樣物體的感覺。這讓他的身體變得僵硬，因為在像這樣的黑暗角落，如果有什麼生物在這裡居住的話都不奇怪。好在那樣物體並沒有移動，而且他還可以感覺到那是個堅硬的物體，他才放心地想辦法從空隙中把這個自己唯一的發現給挑出來。

被佐藤從牆壁與書櫃的空隙中拿出來的是一台錄音機，並非他所用的那種卡夾式，而是更現代一些的錄音機。他有些笨拙的操作著這台比較符合自己世代的機器，發現裡面其中一個檔案被錄下的時間正是新聞上報導的事件發生的當天。

「這個……之後再來聽聽看吧。」少年小聲的說了一句，然後很順手的就把錄音機塞進了自己的口袋裡，轉身打算要離開琴房。

*

「……佐藤？」站在門外的是先一步抵達的男子，本應領在前頭的女僕則杵在遠處的樓梯口，面有難色地望著琴房。

那時男子看見少年飛奔而去的背影，他急忙跟上的腳步被剎然止住，抓著他的女僕神色慌亂地搖搖頭，那晚從琴房竄出漆黑的音符如夜，她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旋律與人們接連消失的恐懼更勝黑暗，少女內心的不安在眼匡裡滿盈，男子雖然無法確信琴房裡還有些什麼，但絕對是無法獨自承受的事物。

宵盯著正朝著門口的少年，直覺不像是正在搜索某物的方向，眼神便毫無忌諱地打量起佐藤，最後凝在那藏進口袋裡的手，他皺起眉問：「那是什麼？」

*

被問到問題的時候，佐藤反射性地向後退了一步同時移開視線。他看著旁邊的地板，放在口袋裡的手緊緊的握住了那個被藏在裡面的錄音機。

「沒、沒什麼，就是在這裡撿到的東西而已。」少年如此回應，雖然他是這麼說，但是從表情就可以看得出來那絕對不只是撿到的東西那麼單純。他其實並不是有意要隱瞞的，只是如此被追問讓他下意識地認為自己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情，進而導致他如同謊話一般的回應就這樣脫口而出。在說了之後他也察覺到自己的話好像有些不妥當，卻只是用手摀住了嘴巴，沈默了一兩秒之後才把手放下，小聲地繼續說下去：「是……錄音機。」

*

佐藤再怎麼神經大條，應該也不會想做順手牽羊的事，何況是可能收錄了那段旋律的錄音機，既是事件的開端，也是某種奇蹟的存證，少年大概也不會輕易銷毀。宵如此猜測著，湛藍的眼神仍是盯著少年，儘管站在台上時，男子總能換上那副游刃有餘的表情，把嘲諷和刁難的時候留在練習室裡，此時漸漸鬆開的眉間卻是流露幾分擔心：「……如果你打算聽的話，我可以和你一起聽嗎？」

*

「你、唔……沒事。」少年才發出了一個音節，卻在看到對方的表情後就馬上把原本要說的話給吞了回去。他從口袋裡面把錄音機拿了出來，遞到了宵的面前說：「又不是我的，你這樣問我，我也不能說不可以啊。」

錄音機靜靜的躺在他的手中，那隻拿著錄音機的手似乎完全沒有要播放音檔的意思。佐藤看了眼手上的錄音機，然後開口：「宵想聽的話就播放吧，順帶一提我不推薦讓女僕的大姐姐聽，雖然還沒聽過裡面是什麼呢，不過如果有什麼不妙東西只會讓大姐姐更混亂而已。」

*

男子回頭，剛才跟在身後的女僕已失去蹤影，也許是經歷過警方類似的調查，令她熟練地迴避到宅邸的其他地方。「這就不用擔心，那位女僕她現在大概聽不到了。」他淡淡地說著，不願與布里頓少爺們的消失多做聯想。

接過佐藤手上的錄音機，款式只比男子平時使用的型號稍舊一些，綠底黑字的屏幕顯示著事件當天相同的預設檔名，他的拇指貼上播放鍵，眼神瞄向少年：「倒是佐藤……」從一開始他就不想讓佐藤接觸與事件相關的一切，就如所有他閉口不談的事，「如果是什麼不妙東西，佐藤你真的想知道嗎？」

*

「嗯，我想知道，因為那才是我來這裡的原因。」他倒是還沒忘記自己這裡的目的，再加上女僕現在應該是聽不見他們的對話，所以他很乾脆的就這樣說了出來。「我的話是一定會聽啦，但是就不知道宵會不會想聽，所以就交給你決定了。」

「而且我覺得啊，聽了應該也不會有壞處吧。」

*

他相信佐藤的好奇心只是出於單純，就算自己在這時候阻止，不難保證少年不會二度來訪布里頓宅邸，「希望如此，那麼——」男子說著，按下播放鍵。

播放器雖然無法重現漆黑的音符，從音響內傳出的鋼琴聲急遽，男孩稚嫩的歌聲彷彿是被磅礴驟雨無情打落的雛鳥，無法展翅的願望卻透過悲鳴，高亢的長音撕心裂肺地盤旋於腦海中，錄音檔卻就此中斷，沒有更多時長能夠推敲這段演奏的後續。拿著播放器的那人怔在原地，像是自己也唱出那段幾乎聲嘶力竭的高音，一個字也吐不出來的沈默中，宵勉強找回呼吸的節奏。

*

即沒有黑色的音符出現，但是那琴聲以及歌聲彷彿化作了一雙看不見的手，穿透少年的胸膛，把他的心臟緊握住。隨著音檔繼續進行，那雙無形的手施加的力道好像在漸漸變強了一樣，到了最後一秒，少年甚至是呼吸不過來。

支撐他的力氣如同隨著音樂同時消失般，在音檔播放結束之後他立刻跪倒在地上，雖然終於得以呼吸，但是呼吸的頻率急促，臉色也不是那麼好。因為不久前下意識的揪著自己的衣服，胸前的部分留下了皺褶，但是他卻也沒有餘力去在意自己的儀容了。

*

從旋律中的悲愴回過神來，宵察覺搭擋的異狀便急忙低身，輕輕拍著少年的背：「還好嗎？佐藤？」眉宇間除了擔心，罪惡感伴隨著後悔悄悄浮現，如果再考慮得仔細些，說不定就能防止佐藤受到這種不必要的痛苦。

男子的聲音輕如嚙語，他甚至不清楚自己是用什麼表情說著：「果然……還是別讓你知道比較好。」

*

「……那從一開始就那樣做不就好了。」佐藤的聲音跟往常相比，話語中的情感明顯的被壓抑著，「從一開始就什麼都不說，保持好距離的話不就沒有問題了！」他的聲音從最初的壓抑，到後面幾乎是用吼的，那些字語猶如尖刺一般扎進了他的心口。每吐出一個字，原本的煩悶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

佐藤揮開了那隻輕拍著自己背的手，然後看向那隻手的主人。天藍色的眼中噙著的淚水不知道是因為剛才無法呼吸的痛苦被逼出來的，還是無法控制瀕臨界線的情感讓淚水在眼框打轉。少年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對著眼前的人繼續說：「不要讓我期待之後，又把我丟掉啊……」少年此時的聲音充滿了委屈，和些許的恐懼。原本只是濕潤的雙眼，到了這時候終究是超過了負荷。淚水從眼角，順著他的臉龐滑下，最終滴落到地上。

*

男子愣愣地看著淚珠落下，像是觸摸到看不見的細小傷口，被少年推開的手懸了一會，最後頹然收回身側，盯著佐藤的湛藍如夜，男子話聲消沈：「的確……能保持好距離就好了。」在成為搭擋之前，他們只不過是在同一個空間裡呼吸，沒有機會對話、歡笑甚至合奏，相隔遙遠的聽覺中僅有自己的聲音獨特卻突兀，所以總是被小心翼翼地隱藏，直到他們聽見彼此。

但是愈顯露心意，不知怎麼就愈害怕被發現，尤其是將自身情感包覆而出的挪塔，漸漸地無法令對方聽見了。「只要我什麼都不說，這樣一來就能平穩的到音咲祭了吧？」即使有些清冷，男子乾脆地坐在木板地上，指尖沾起掉落的淚水：「不過，看來什麼都不說也不行呢。」

「……那麼，佐藤願意聽嗎？」將濕潤的餘溫握進掌心，他無法想像比雨天更糟的氣候，更不願在內心發布往後的天氣預報。「可能是不太愉快的事就是了。」

*

「你要跟我說嗎？」少年看著對方的眼中多了一份疑惑，就像是不太相信自己聽見了什麼一樣。「明明一直以來都不說的……」最後那句話聽起來倒是有幾分少年平日在鬧脾氣時會有的感覺在，雖然他依舊是停不下眼淚，但至少還沒有到失去理智地大哭，導致聽不進去任何話。反問對方的聲音還有些顫抖，就像是還在擔心什麼一樣。

「你不會……」說到一半，佐藤猶豫了一下要不要繼續說下去，接著才用帶著鼻音的聲音問：「不會說完就要解除搭擋關係吧？」

*

「這才是我一直擔心的事……」男子雙手交握，彷彿害怕被看穿眼底的不安，他眼簾半垂地看著不斷落在木質地板的淚滴：「擔心你知道之後……會討厭我、沒辦法繼續合奏或想解除搭擋關係，這樣的話一切就白費功夫了。」成年的他已然忘記眼角濕潤的感覺，聲音低沉地像是浸滿雨水。

似是下定決心，他深吸一口氣，盡可能地保持語氣平緩地說：「其實、我……很喜歡佐藤，不只是佐藤演奏的吉他，也不只是普通的喜歡。這麼說你懂嗎？」掌心被他自己掐得失去知覺，即使是把話說完的此時，男子依然不敢放鬆。

*

少年有些不解地眨了眨眼，眼淚在不知不覺中停了下來，剩下的只有輕輕地吸著鼻子的聲音。

「我也很喜歡宵喔。」少年說：「這樣有什麼問題嗎？為什麼會覺得我會討厭你？」

他看著宵交握在一起的雙手，思考了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後決定伸出自己的手，疊到了對方的手上。「宵對我來說很重要，我怎麼會討厭你？」

*

男子淡淡地嘆了口氣：「那只是『宵』吧？」雖然溫暖得和平時一樣，他緩緩推開少年覆上來的的手，「你就不好奇問為什麼我要隱瞞本名？為什麼我那天在廣場找上你？為什麼知道樂團的公演時間？吶、佐藤同學？」漸漸上揚的嘴角一如往常，男子毫無溫度地笑著少年的天真。

輕咳兩聲後，男子的嗓音低平得能夠想像在教室裡迴盪的聲音：「為了你那遲鈍得比被踩到尾巴的腕龍還慢的腦袋，我就順便公佈答案吧？」與前幾分鐘的話相比，他的語氣輕鬆，如同在課堂上嘲諷學生。「我曾經在走廊收過一個貝斯手學生的演出門票，對那時的演出有點印象。過了幾天，我在廣場上遇到背著樂器的佐藤同學，但是礙於校方合約，我不能透露駐唱和歌者身份的事，所以相反地，我只好試著隱瞞自己的教師身份……也沒想到佐藤完全沒拆穿呢。」

「然後、雖然早了一點，我還是和校方違約了。」他伸手撫向少年的臉：「我的名字是風見十四，不只是在你面前唱歌，又喜歡上學生的佐藤……真是令人頭痛啊。」指尖只是輕輕抹去淚痕，「……又同樣是男人，怎麼樣都不會被允許的吧？」說完，便收回冷涼的手。

*

「……誒？」聽完男子的話，少年只能發出一個音節的疑惑聲，接下來也只是張著嘴，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他的表情明顯地透露出了困惑，一下子吸收了太多新資訊讓他的腦袋有些運轉不過來。等到終於能夠說出話時，他卻是又冒出了一連串不知所云的問題：「那之前，我那個英語作業，還有我說到跟老師有關的事情……啊，不是，重點不是那個，那我以後要改口叫你老師嗎？唔，這好像也不是重點……」

少年皺起了眉頭，想辦法要從剛剛那一堆新情報當中找出讓他最在意的事情，那苦惱的樣子完全就是在面對試題時會露出的表情。經過了幾秒的苦戰，他終於露出了那種想出正確解答時，恍然大悟的樣子，「那個、喜歡是指……？」

*

看著少年腦袋當機的過程，男子笑得苦澀：「哼、還不懂嗎？」他分不清楚佐藤到底是真傻還是裝傻，至少不像是討厭的反應。幾年前亦是如此，直到對方終於理解的時候，才發現與自己的情感不對稱之處，一切才像是從夢裡醒過來，年少的他便將發光的音符藏回胸腔內。

儘管胸口有些刺痛，嗓音依然低沈平穩：「就是之前說過的，失戀之前的感覺。」男子像是早有心理準備，才能保持泰然自若的神情，面對再次上映的結局。

*

「咦？但是……啊，等、等等……」聽著男子的話，少年又陷入了慌亂之中，一層淡淡的紅色浮現在他的臉頰。他用雙手遮住了自己的臉，但是從指縫間還是能看到那抹天藍色正看著宵的樣子。少年維持著這樣的動作，在偷看對方的同時說了一句：「太好了……還以為被討厭了。」

少年遮住了臉的手慢慢的往下滑，露出了稍微有些紅腫的雙眼，從那雙眼中也看不見任何的厭惡情緒，反而像剛下過雨的天空，格外清澈。少年盯著對方看了一會之後卻又移開了視線，小聲地補上一句：「我、我大概也是喜歡宵的……」

*

「是啊，佐藤討厭的話……嗯？」好像哪裡不太一樣。像是察覺樂曲中的失誤，宵抬眼看向少年，卻見到虛掩的指縫中那雙眼神清澈，他知道少年口中喜歡與幾分鐘前的差異，重複放映的泛黃片段被截斷，腦海裡呈現短暫的空白，雨過天晴的藍成為此刻唯一的畫面。

過了半晌，宵才意識到時間的流動，眼裡的詫異化為一笑，他看似要從冷涼的地面起身，卻將手伏在木質地板，傾至佐藤的側臉：「只是大概的話，那就更喜歡我一點吧？」語畢便曳著深色衣襬直起身，露出惡作劇的笑。

*

這下讓少年又愣在原地了，原本只是淡紅色的臉變得通紅。腦袋一當機就又說不出話來的少年只是看著那個露出笑容的人，然後久違的發出了奇妙的亂叫聲，接著又手忙腳亂地跑到了鋼琴後面躲起來，只露出一顆頭看著對方。

「犯、犯規……」從少年的方向傳來微弱的抗議聲，但是那個抗議聲的主人滿臉通紅的樣子讓這一聲抗議顯得十分無力，「你那樣，我會，那個、那個……心、心臟停止的！」

*

「沒問題的。為了應付學生的緊急狀況，心肺復甦術或人工呼吸我可是有好好受訓過呢。」宵走向少年躲著的鋼琴，比起椅子、貝斯或吉他，這個遮蔽物總算能好好掩護佐藤的身軀，光滑的鏡面僅映著紅透的臉，讓男子的笑顯得毫無良知，彷彿少年即使在下一刻昏倒在地，他也能游刃有餘地善後。

「除此之外，我什麼也不會做，所以儘管放心吧。」他向少年伸出手。在陌生的宅邸中，男子如他所想的失去了維持多年的事物，卻像是重新找到想要維持的事物：「至少還能在佐藤面前唱歌呢。其他的事……等你好好想清楚之後再說吧？」難得的一絲溫柔從他的眼角流露，低沈的聲音在室內迴盪，令人感到些許距離，卻不甚遙遠。

*

佐藤伸出手拉住了向著自己伸出的手，順勢站了起來，卻遲遲沒有放開對方的手。他歪著頭稍微思考了一下之後，抓起對方的手，把對方的手放到了自己的頭上，還左右晃了晃對方的手，像是在拿宵的手給自己摸頭一樣。「這個是，上次在學校表演時宵一下台就跑掉的補償。」佐藤如此解釋，接著才放開了宵的手。

他站在宵的面前，小心翼翼地扯了下宵的衣服，輕聲的問了一句：「那以後還可以叫你宵嗎？還是要改口叫別的……？」

*

男子愣愣地任由自己的手掌被放到那頭棕髮上，聽見佐藤的話，倒是多搓揉了幾下那柔軟的髮絲，連帶他心灰意冷得幾近失戀的幾天也補償回來。

「這個嘛……選你喜歡的就行了。」他一面說著，一面細細整理少年頭頂過分的混亂，突然想起什麼似地發出短音：「啊、不過在學校還是請叫我風見老師囉，佐藤同學。」

*

「唔、我就算不聰明也還沒有到搞不清楚場合的程度啦。」佐藤小聲地反駁著，雖然以他那粗心的性格來說的話很有可能哪天會不小心搞錯場合叫錯名字，但他有時候也有意外細心的一面，看來只能期待在學校時他不會忘記那個細心了。「那還是繼續喊宵好了，比較順口，在校外叫風見老師好奇怪……啊、」他說到這像是想到了什麼，然後抬眼望向對方的雙眼，露出天真無辜的笑容，「還是宵想要我叫你，那個……十四、先生？」

*

正要抬起離開琴房的腳步突然踉蹌了一下，宵側著身子的表情微妙地扭曲，似是憋著笑意卻沒能忍住：「那算什麼？敬稱和名字選一個啦。」即使彆扭得哭笑不得，久違地聽見自己的名字心裡卻格外高興，也許又是壞心地笑著佐藤的傻氣，或是被喜歡的人叫著而感到一絲悸動的緣故。

*

「只叫名字好像有點不好意思嘛。」佐藤露出了傻笑說：「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嗯嗯。在那之前還是繼續喊宵好了。」

少年踏著輕快的腳步往前走，口中還唸著類似「肚子餓了」之類，跟現狀毫無關係的話，不過才走到了琴房門口就停下了腳步，低著頭問了句：「那個……手、可以牽著嗎？」

*

宵只是伸手過去，拾起佐藤垂在身側的手：「三鳥川這附近沒什麼路燈，等會走路不小心會跌倒的吧？」像是為佐藤開脫，實則緊握少年溫暖的掌心，兩人步出冰冷的琴房，只見早些時候招待他們的女僕已站在半敞的宅邸大門旁，似是知道來人正要離去，她微微欠身道：「今晚非常抱歉，有諸多招待不周之處還請兩位見諒。」女僕的嗓音平穩，最初不安而慌亂的模樣彷彿被一掃而空，甚至綻開了靦腆的笑容：「雖然這麼說已無濟於事，如果布里頓少爺們，也能如此坦誠相待就好了。」

*

「如果是這樣的話……嗯？『也』？」少年發出了今天不知道第幾個的困惑聲，下一秒卻好像是理解了女僕話中的意思，握著宵的手也因為緊張所以不自覺得加大了力道。大概是沒有預料到他們的談話會被聽見，少年的眼中充滿了混亂，他在男子和女僕之間不斷轉換著視線，最後甚至是破音的喊了一句「對不起打擾了」就拉著宵往大門的方向跑。

在他的記憶當中，像這樣拉著人跑並不是第一次，但比起那一次經驗，今天的明顯好上許多。從掌心傳來的溫度，還有他臉頰上遲遲沒有退去的熱度，這些對他來說，卻都是有著特殊含義的第一次。

*